



人生小處

夜空的雲朵

童心 維港的上空，一直那樣明亮着。抬頭望去，一片片雲朵，在夜空裏游弋、聚合，然後疏離。忽而拉拉扯扯地纏綿，繼而又在各自原本的方向和軌道上透出冷峻的瀟灑，留給寫詩的人，舒展想像的空間。

我喜歡在半島酒店對開的小花園裏閑坐。不論是晴朗的夏天，還是陰晦的冬日，那裏的夜空，總是通透地亮。沒有雨的日子，雲朵的魅力在不同的時間段呈現出不同的味道來：晚上7點多的光景，雲朵常是淡如薄紗，不經意地從天空的四角舞動，絲絲縷縷，如絨花、如棉絮；以至晚上八九點鐘，幻彩詠香江激盪的音符裏，雲朵已經完成了形狀的聚集和靈魂的交換，如半疊半放的錦綉、如半開半掩的書卷，它們被各色的燈光穿射着——它們無法拒絕，亦無法逃離，但它們努力堅守，不讓那燈光徹底浸染它們的內心，那白的底、藍的天，是雲朵留給夜空最寶貴的真誠。

待子夜時分，人群漸漸稀少，雲朵心無旁騖地梳理着這個夜晚的見聞，星光大道上相遇與離別，日復一日地重複着，雲朵看得見、雲朵聽得見，雲朵就是相伴這人世間的精靈，在空中飄蕩、飄逸直到飄散。它們或許也渴望傾訴，用一種特定的語言，溫柔而真實。待到某一日，或化雨而落，或隨風而逝，收穫一種悲壯的忍耐之美。

在維港的夜空裏，我一直探尋屬於自己的那雲朵。我知道，它們在注視着我，我在眺望它們。我們的故事屬於彼此，我們的眼神溫暖彼此，我們在彼此的心靈空間，留一片最柔軟、最純潔的地方，盛放彼此的心跳、心事、心緒。那樣，我們都不會孤獨。它不知道第二天的夜晚，會在哪裏，就如同我也不知道明天的夜晚，是不是能如約前來。一期一會，永不永不說再見。



百家廊

周繼章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參加縣客聯會贈送的紀念品——一本能自動播放的光碟機裏飄出的客家童謠，混着潮濕的空氣湧進鼻腔，那股浸在歲月裏的棕葉清香，又一次將我拽回童年。指尖撫過客家圍屋斑駁的門框，父親用炭筆刻下的身高刻度還在，最深那道橫線，像道永遠癒合不了的傷疤，停在我12歲那年的春天。

父親有一張國字形的臉，眉毛較粗，背彷彿被歲月的重擔壓彎，常年穿着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衣角處還留着幾處棕葉汁液染成的黃漬。他那古銅色的臉龐布滿溝壑般的皺紋，每一道紋路裏都藏着風雨的痕跡，灰白的頭髮稀疏疏疏，在勞作時總會有幾縷不聽話地垂落在額前。父親有一身的傳統手藝——編棕技術。

農村生活，離不開棕繩，父親編的棕繩，在本地首屈一指，編棕繩時，父親總愛歪着頭，老花鏡滑到鼻尖，露出那雙渾濁卻專注的眼睛。他粗糙得如同老樹皮的拇指和食指上下翻飛，將帶着鋸齒的棕葉撕成蟬翼般的細絲，動作嫺熟得如同在彈奏一首無聲的曲子。每當幾縷棕絲在他掌心擰成一股，手臂上暴起的青筋便隨着節奏跳動，彷彿要將全身的氣力都注入這堅韌的繩索裏。「章章，看好咯！」他笑着朝蹲在一旁的我招手，眼角的魚尾紋因笑意堆疊在一起，像盛開的菊花，盛滿了溫柔。我眼巴巴地望着他的手，滿心都是對這棕藝技術的崇拜，暗自發誓一定要學會父親這雙「魔術手」的本事。

編蓑衣也是父親最拿手的活兒。他提前3天就把棕片泡在屋簷下的陶缸裏，水面漂浮的絨毛在陽光下閃着金光，像



心窗常開

少年寫作顯創意

潘金英 今年春，我獲香港文學館邀約為小作家培訓計劃的導師，對象是鄧英業小學小四至小六年級的學生，面向不同年級的青少年，在同一課堂上學習詩文寫作。而地點遠到天水圍，須長途跋涉去授課，但能成功點撥新界區青少年寫作的樂趣，我也有滿足感哩。

當我看到同學們在課堂上，熱烈回應我的要求，活躍動筆，舉一反三，留神聆聽我的提問，動腦筋構思，跟我建議創意圖文寫詩文時，我深感欣慰。

我告訴同學彼此互動，好好享受寫作樂趣，不用和別人比較，要毫無阻滯地和過去的自己較量，我面授訣竅，向青少年推介全方位感官創作，眼多觀察，耳用心聆聽，口多朗讀、答辯，手觸感，辨異同，那麼，什麼也可入題，更可寫活哩。堂上學習氣氛啟動了，同學們熱烈地互動比賽，彼此良性競爭，即場交流討論，使醞釀在心內之理念想法順暢發揮，他們皆有靈感寫出好詩佳文，獲得成功感呢！

我根據學生寫作程度及水平，以多元方式因材施教，使他們透過活動增廣題材及靈感，鼓勵青少年在日常細節上保持好奇心，自然靈感互動，寫作自會創意爆發，愈寫愈精神，愈有得着及進益；因此同學們交來之詩文取材各異，各有精彩亮點，我從中選了佳作刊登，以資鼓勵。

在春光無限的學習時光，青少年顯活力青春，如山泉、如繁花，生機勃勃！課堂上我鼓舞青少年分享心得，共用寫作追求真善美愛的立意，發揮個人無限潛能，啟動內在學習心，鼓勵自己樂於學習，自強不息，以寫作為精神糧食，天天讀詩、賞詩作為輸入過程，然後提筆寫詩文，天天有輸出，視寫作如日記之日常吧。課堂上看見一張張生動的小臉展現笑顏，感受創作之喜悅和滿足時，我老懷安慰了。

我喜歡同學們那些稚嫩富童趣的可愛插圖，也喜愛和同學分享聲情朗讀詩歌美文の快意。

課堂結束，我為同學們評閱作品，這些短詩及小品文中，不乏同學們對家人的心聲，對自然界的觀照；小四、五、六生同一班寫作坊上，互相較量文筆，以文會友結文緣，切磋增強寫作力，大有進益。

我祝願大家自強不息，多讀多寫，努力創建更有實力的自己啊！



●參加培訓的學生合照。 作者供圖

父親的手藝

撒了一缸細碎的星星。編織時，他戴上磨得透明的老花鏡，鏡片後的眼睛眯成細縫，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額頭的汗珠順着皺紋緩緩滑落。銀針穿梭如蝶，麻繩穿過棕片的「啞啦」聲，與遠處山澗的溪流聲、鄰居家擂茶的「咚咚」聲交織在一起。我站在天井邊，看着陽光透過圍屋雕花窗櫺，在父親彎曲的背上投下菱形光斑，他的影子與蓑衣上縱橫交錯的針腳重疊，宛如一幅會呼吸的水墨畫。「等落雨時，這蓑衣就能派上用場咯。」父親邊說邊用袖口擦了擦額角的汗，黝黑的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眼神裏滿是期待，彷彿已經看到鄉親們披着 he 織的蓑衣在雨中勞作的場景。

村裏的叔伯嬸子常來敲我家的門。「安，幫我編個棕坐墊唄！」來人話音未落，父親已經笑着應下，急忙放下手裏的活兒，從木櫃裏翻出泛黃的訂單簿，用鉛筆頭認真記下尺寸。他挺直彎曲的脊背，拍着胸脯，語氣裏滿是自信：「放心！保證做得結結實實，用個十年八年都不成問題！」有年冬天，寒風冷冽，家裏的米缸見了底。天還沒亮，我就被開門聲驚醒，透過門縫，看見父親親緊那件打着補丁的棉襖，戴着磨破邊的毛線帽，背着新繫的掃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寒風裏。等他回來時，眉毛和鬍子都凍僵了，後背的棉衣被棕葉割開幾道口子，露出裏面同樣破舊的毛衣。他哆哆嗦嗦地把懷裏油紙包着的饅頭塞到我手裏，凍得發紫的嘴唇勉強扯出一抹笑容：「章章，快食，莫餓着。」那一刻，我看着他開裂滲血的手掌，喉嚨像被梅菜乾堵住般發緊，淚水在眼眶裏打轉，滿心都是對父親的心

疼與愧疚。我總愛蹲在父親旁邊學手藝。他編蓑衣時，總會特意留下最大最完整的棕片，嘴裏念叨着：「這是給章章練手的，不會傷手。」可我笨手笨腳，手指常被棕絲割出細痕。父親見狀，趕忙放下手裏的活兒，布滿老繭的手輕輕捧起我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放進嘴裏，用唾液輕輕塗抹傷口。帶着草木味的溫熱從指尖傳來，疼痛瞬間消散，我的心裏卻泛起一陣酸澀。有次我繫的掃把散了架，急得直掉眼淚。父親放下工具，張開雙臂把我摟進懷裏，他身上淡淡的棕葉香混着汗味縈繞在鼻尖，下巴上的胡茬蹭得我臉頰發癢。「莫哭莫哭，咱們章章將來肯定比老爸厲害！」說着，他變魔術般把散落的棕片重新紮成小狗的模樣，尾巴上還繫着紅布條。我破涕為笑，抬頭望着父親，心裏滿是對他的依賴。

如今，老屋牆角的蓑衣已蒙上蛛網，一次在收拾工具時，我打開蒙上了灰塵的工具箱，顫抖着拿起那把蓑衣針，鋒利的針尖卻在指尖打滑。那些曾經看似簡單的搓、撚、編，離開父親掌心的溫度，竟變得如此陌生。每一次笨拙的嘗試，都像是在與記憶對話。恍惚間，彷彿又回到了兒時的午後，陽光裏浮動的棕葉絨毛，父親哼唱的客家山歌，還有他粗糙卻溫暖的手掌，都化作記憶裏最溫暖的琥珀。想起唐代詩人李商隱的《錦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淚水無聲地滴落在棕葉上，暈開一片片思念的漣漪。圍屋內的客家煙火氣漸漸消散，唯有父親的棕編手藝，成了我心底最難忘的鄉愁，也成了我與父親之間，永遠割不斷的羈絆。

特別獎獲得者：畢贛

的幻想從頭腦之中噴薄而出。睜眼一看，這幻想竟真的得以成形。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經歷。在有一段時間，我經常混跡各類劇院，每每看過一部精彩的作品，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繼而陶醉其中。甚至整個回去的路上，都瀰漫着一種華麗的氣息，這世界顯得如此金碧輝煌。

也有時候，倘若這部作品也算完成得不錯，但是表演者有些勉強，我也會對他的努力予以承認。但回去的路上，我難免對於人類這個大的抽象名詞有一絲絲的懷疑，慨嘆整個人類的天分真是有限，所能創造出的好作品竟如此之少。在這種慨嘆當中，所謂人的極限和邊界一下子就被框定了。你會覺得要好好地去珍惜和努力。因為，有限性本身給人的印象就是貧瘠。天才不會給人這樣的感覺。天才的作品就像是傾瀉而下的，那樣揮灑自如，讓你覺得富裕。

畢贛的電影就是這一類具有天分的作品。你再也找不到這麼大膽地在一部電影當中如此天馬行空的大段展現心理描繪，卻不落俗套。而且，倘若你與他的心情同步，你簡直

能感覺到一種共振。這完全說明了導演的勇敢。他敢於將無法言表的抽象感覺當做對象，以至於冒着無法被理解的可能。同時，他所採用的幻想表達方法不是像荒誕電影那樣是為了表達不合理，那是以符號在反符號。畢贛僅僅是自然地表達了那些無法言表的本身存在之物，譬如心理、譬如感覺和節奏。

於是，我們會發現，原來勇敢不是一種品質，而是天分所自然攜帶的。所謂藝高人膽大，往常我們都是着重對於藝高的合理性進行闡釋，最終的落腳點是勤奮、努力。熟練造就了藝高。實際上，或許在这一切之前，須得有一個天分。而天分令一個天才的作品渾然天成，不落窠臼。

就像畢贛這樣，他展現出了一種品質，就是勇敢地把違背市場的東西做出來。那不是因為他的努力，而是他有一種慾望從心底生出，而他認為自己可以做到。假如說他出於謙虛未曾言明自己的這份自負，我想至少在他的心裏，他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不然，他的作品不會顯得如此封閉又完整。而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他獲得了專業的承認。



琴台客聚

年月日時皆蛇

潘國森 前一陣子，互聯網上有個「四蛇會」的帖子流傳，甚至有人吹噓說若干年不遇。然後又有帖子說這回「蛇年蛇月蛇日蛇時」會有什麼凶險云云，有理由懷疑這又是推銷「護身符」之類產品的嚇人勾當。後來有懂得中國陰陽合曆規律的網民發帖，說明今年內有三回「蛇年蛇月蛇日蛇時」。忽然想起近年較多人講的一句說話：「蠢人太多，騙子不夠用。」拿四蛇來嚇人，而又有很多人誤信，實是文教失宣的表現。

中國曆法有干支紀年，然而月、日、時都用干支輪換。今年歲次乙巳，民俗以巳年生人生肖屬蛇，十二地支各有屬相。蛇年（巳年）十二年一見，年中必有巳月、巳日、巳時。去年龍年（地支是辰），自然亦有龍年龍月龍日龍時。龍的形象比蛇正面得多，去年就沒有人拿「龍年龍月龍日龍時」來嚇人，今年「蛇年蛇月蛇日蛇時」就可以給騙子一個去棍騙蠢人的機會。

先前國家領導人提出要中國小學生接觸一下中醫中藥，那麼干支紀年月日時和二十四節氣等曆法常識也應該讓小孩子早點學會。

巳月由立夏開始，經小滿到芒種前一刻終結。夏天節氣較長，巳月

超過30天。地支有十二位，任何一個月以干支紀日，地支會輪換2至3次。今年乙巳年，巳月由立夏開始，即公曆2025年5月5日下午1時57分。這天早上仍在春天的建辰之月，交了立夏才算建巳之月。首兩次巳日在5月12日和24日，巳時在上午9時至11時，便是兩回「蛇年蛇月蛇日蛇時」。然後6月5日也是巳日，這天的下午5時後才交芒種，於是早午仍在巳月，黃昏後才交建午之月。於是6月5日也有巳年巳月巳日巳時。

明白了這個規律，明年是丙午是馬年，後年是丁未是羊年。不查萬年曆也可知「馬年馬月馬日馬時」也好，「羊年羊月羊日羊時」也好，必是兩回起，三回止，不會再多。

讀者諸君如果對風水占卦算命沒有興趣，則於十二地支紀年月日時，只需要略知地支紀月和地支紀時。寅卯辰月是春天，巳午未月是夏天，申酉戌月是秋天，亥子丑月是冬天。子時叫子夜最好已上床休息，卯時前後日出，午時在正午，一般運動鍛煉宜午前。酉時前後日落，黃昏以後不宜劇烈運動，都是最粗淺的養生常識。

如果有買了應付「四蛇會」的護身符，明年「馬年馬月馬日馬時」就不要再上當了。



琴袖乾坤

余似心 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獨特的圖案和紋飾，讓人一望便知那地方的文化和傳統，如埃及、印度、中東、荷蘭、葡萄牙、希臘、意大利、日本……當然少不了有幾千年文化的中國。

不同民族對紋飾的想像力有所分別，與中國文化較接近的日本，總會讓人一眼便看出不同。即如表達海浪翻騰，中國人的形象化較日本人的溫婉；中國人愛梅花，日本人愛櫻花。從大自然或動物中取材的紋飾又常成為日常生活用品、衣裳的圖案，把大自然形象化成為生活的日常、日常的藝術。

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紋》以載道——故宮博物院沉浸式數字體驗展」令人驚喜。真箇「有紋有路」、動感十足。古老的紋飾在你身邊穿梭、瑞龍頭頂飛馳、河塘花開又閉、蝙蝠嬉戲、白鷺展翅、雲捲雲舒、雪花絮落……帶參觀者到一個不真實又不捨抽身的境界，只想提筆寫一卷又一卷的國畫……

原來成立於1925年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了186萬多件文物，受地方大小的限制，能展出的文物只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看新聞，深圳的一個科技論壇上，某機器人公司的CEO擲地有聲地說：「機器人永遠服務於人類。」台下的記者聽得熱血沸騰，激動地把這條金句選作為報紙大題。其實這句話並非CEO原創，而是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科幻小說大師阿西莫夫著名的「機器人三定律」。四分之一三個世紀前，阿西莫夫這樣寫小說並無問題，但2025年的今天，尤其是人類已經初步進入AI時代的今天，竟仍有所謂科學家和媒體在信奉着古老的小說情節，小狸就着實是有些尷尬了。

當10年前AlphaGo第一次擊敗樊麾時，許多真正的科學家已經開始沉默。2016年，AlphaGo擊敗李世石；2017年，AlphaGo自我升級的新版本AlphaGo Master擊敗柯潔；同年，最新版本AlphaGo Zero又以89：11擊敗了AlphaGo Master。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AlphaGo Zero完全沒有用到人類數據——太低端了，它已經跨過了人類層級，靠自我對戰實現指數級增強。僅僅3天，AlphaGo Zero就以100：0完勝李世石時期的自己，21天後達到AlphaGo Master的水平，並在40天內超過了所有此前的版本。按照這個自學速度，8年後的今天，AI雖然自己沒說什麼，但人，你真的覺得你能知道TA在想什麼嗎？

也所以，在今天還能說出「機器人永遠服務於人類」，不是自信就是無知，但不不管是哪一種都並存在着巨大的傲慢——彷彿人類掌握了定

故宮

是極少數。於是當局想到以不同主題在香港的故宮博物館展出。「紋飾」便成了特別又珍貴的主題。

在故宮內無論是宮殿的屋簷、牆面、門窗、傢具器物、服飾等等，隨處可見精巧的紋樣圖案，寓意吉祥，造型豐富，匯聚了傳統工藝的精華。承載着中國人一脈相承的藝術傳統與文化精神，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長，與現代共融，並繼續傳承。

這以「故宮紋樣」為主題的展覽，以宮殿建築、陶瓷、織繡上的紋樣，結合創新的數碼技術，展示紋樣背後的文化。帶參觀者到數碼世界，探尋故宮紋樣的奇妙，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具知識、好玩又充滿動感，展期至今年10月。



●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紋」以載道。 作者供圖

科學家的底色

義機器人本質的絕對權力，彷彿人類與機器人之間只可能存在永恒不變的主僕關係，彷彿人類是上帝。

但人類並不是，這一點，科學家應該認識得尤為深刻。所以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從不以「真理的最終掌控者」自居，他們反而比旁人更加深知自身的局限和渺小。比如牛頓說：「如果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愛因斯坦說：「我們對宇宙的理解，不過是一個孩子在海邊拾貝。」霍金即使在解鎖宇宙奧秘的同時，也坦承：「我們還遠未理解一切。」

科學家的底色應該是謙卑。科學家需要謙卑，不單止是對自然的敬畏，更是對技術未知後果的警覺。科技發展史告訴我們，任何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諾貝爾發明炸藥時，本意是為了礦業發展，卻引發了更高效的殺戮；核物理的突破帶來了清潔能源，也製造了足以毀滅人類的武器。至於機器人——它既可以是生產線上精準的機械臂，也可以是戰場上的殺人機器。而技術的烏托邦、科技的原教旨，只會讓整個世界為瘋狂陪葬。就像2018年的賀建奎，自認為可以決定人類基因進化的方向，卻摧毀了基本的倫理底線，甚至不排除污染了整個人類基因庫。

謙卑，讓人類承認自己的視野有限，讓科學家在推動科技時不斷審視風險。謙卑，讓我們願意接受社會多元的聲音，不將技術進步凌駕於倫理、法律、人文之上。